

中国孟子研究院组编

《孟子》七篇解读



滕文公篇

陈来 王志民 / 主编
杨海文 / 著

齐鲁书社

中国孟子研究院组编

《孟子》七篇解读



滕文公篇

陈来 王志民 / 主编
杨海文 / 著

齐鲁书社

滕文公篇

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
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
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
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
民而可爲也注義與上篇同孟子旣爲齊宣王言之滕

《滕文公》篇在《孟子》中属于第三篇，分为《滕文公章句上》和《滕文公章句下》，排在全书的第五卷、第六卷。为什么这么排呢？

依据是《孟子》有七篇。《梁惠王》《公孙丑》《滕文公》《离娄》《万章》《告子》《尽心》，这是七篇。七篇是怎么来的？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说：孟子“退而与万章之徒……作《孟子》七篇”^①。我猜测，七篇的定稿还与西汉末年的刘向（前 77—前 6）有关。刘向是汉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，他负责把《孟子》整理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样子。

七篇为什么又各分为上、下呢？这是到了东汉末年，陕西人赵岐（约 108—201）把七篇中的每一篇分为上、下。比如《梁惠王》篇分为上、下，就变成《梁惠王章句上》《梁惠王章句下》；《滕文公》篇分为上、下，就变成《滕文公章句上》《滕文公章句下》。然后，七篇变成了十四卷。

赵岐，我们应该记住他。赵岐是陕西人，他把《孟子》七篇分为上、下，而且做了句读——相当于现在的标点，还分了章，为每

^① 参见[西汉]司马迁撰，[宋]裴驷集解，[唐]司马贞索隐，[唐]张守节正义：《史记》第7册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2343页。

一章写了段落大意，叫作章指。他做这些，不是在陕西做的，而是在山东的北海做的。今天流传最广的《孟子》，第一个最好的本子就是赵岐作的《孟子章句》，然后是朱熹（1130—1200）作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的《孟子集注》，这是最好的两个版本。

《滕文公章句》分为上、下，上篇有五章，下篇有十章。它们到底有多少字？其实不多。整部《孟子》，假设不包括标点符号，也就三万多字；把标点符号加在一起，也就四万多字。《滕文公章句上》是 3200 字，《滕文公章句下》是 3400 字，加在一起是 6600 字。

讲《孟子》是古代社会的传统，它是跟读《孟子》相对而言的。我们静下心来，默不作声地读《孟子》，这是一种方式。还有一种方式，就是对着大家讲《孟子》。讲《孟子》这种方式，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，越来越少了。今天，孟子故里能够一篇一篇地讲《孟子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盛举、一件盛事。

我们都知道南怀瑾先生（1918—2012），他活了 94 岁。南先生讲《孟子》，是他那一批学者当中付出精力、心力最多的人。最近，东方出版社把他讲《孟子》的六本作品都出版了^①。《孟子》有七篇，他为什么只出了六本呢？我简单讲一讲。南先生讲《梁惠王》篇，叫作《孟子旁通》；讲《公孙丑》篇，叫作《孟子与公孙丑》。下面是《滕文公》篇，那一本叫作《孟子与滕文公、告子》。为什么把滕文公与告子合在一块呢？因为南先生讲《滕文公》篇

^① 分别是《孟子旁通》《孟子与公孙丑》《孟子与滕文公、告子》《孟子与离娄》《孟子与万章》《孟子与尽心篇》。

的记录稿大部分已经遗失,只剩下一万多字^①。换句话说,南先生完整地讲过《滕文公》篇,但流传下来的残缺不全。然后,南怀瑾先生把《离娄》《万章》《尽心》三篇都讲完了。

南怀瑾先生讲《孟子》七篇,虽然《滕文公》篇也讲了,但讲稿没有完整地留下来,让人特别遗憾。这个遗憾,对于我来说,好像又是一个机遇。我今天讲《滕文公》篇,想把南先生的事业继承下来,把他没有留存下来的东西尽可能发挥出来,就是继承南先生的遗志,把《滕文公》篇好好讲一讲,让南先生不再有遗憾。

为什么叫作《滕文公》篇?因为5·1的第一句话是“滕文公为世子”。先秦很多典籍,它的篇名是这样命名的——往往以每一篇最前面的两三个字作为这一篇的篇名。比如《论语》第一篇的第一句话是:“子曰:‘学而时习之……’”因为“子曰”太多,没有用“子曰”命名,用的是“学而时习之”的“学而”,所以《论语》第一篇叫《学而》。《孟子》七篇的命名方式也是这样的。《孟子》第一篇叫作《梁惠王》,因为“孟子见梁惠王”是1·1的第一句话;又因为全书已经叫《孟子》了,这个篇名不能再叫《孟子》,所以叫作《梁惠王》。《滕文公》篇也是这样命名的。

由此,我们可以引发一个想象。先秦那么多作品,比如体现老子思想的叫《老子》,体现庄子思想的叫《庄子》,体现孟子思想的叫《孟子》,体现荀子思想的叫《荀子》,为什么体现孔子思想的那本书不叫《孔子》,而叫《论语》呢?这是值得我们想一想的。

^① 参见刘雨虹:《出版说明》,南怀瑾讲述:《孟子与滕文公、告子》,第1页。

回到《滕文公》篇。滕文公是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，也是《孟子》里一个很重要的人物。但是，先秦其他作品都没有记载滕文公这个人以及他的故事，只有《孟子》把滕文公的故事记载了下来。这个情况显得很特别。齐宣王、梁惠王在其他的作品里都有出现，可滕文公只在《孟子》中出现。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。

我们由此稍微联想一下，孟子周游列国，去见很多诸侯。可我们仔细读《孟子》，跟孟子打过交道的这些诸侯，有多少人呢？虚虚实实加起来，就是十个人左右。其中，最有名的是我们知道的三个人：梁惠王、齐宣王，再就是滕文公。就是这三个人，孟子打过的交道最多。

《孟子》的章数，不同的版本不一样：有二百六十章的，有二百六十一章的，还有所谓二百五十九章的（实际上也是二百六十一章）^①。我们现在用杨伯峻（1909—1992）的《孟子译注》，是二百六十章的版本。

《孟子》记载孟子跟齐宣王直接对话的有十三章，跟梁惠王直接对话的有五章，跟滕文公直接对话的有五章。《孟子》有二百六十章，其中记载孟子跟齐宣王、梁惠王、滕文公直接对话的，分别有十三章、五章、五章，其实不是很多。

孟子跟滕文公直接进行对话的有五章，但《孟子》记载滕文公其人其事的有七章。我们今天讲的《滕文公》篇，并不完全是谈滕文公的。它有四章跟滕文公相关，就是5·1至5·4；跟滕文

^① 参见杨海文：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——孟子的世界》，齐鲁书社2017年版，第56～57页。

公密切相关的,是5·1至5·3。《梁惠王下》还有三章跟滕文公密切相关,就是2·13至2·15,孟子跟滕文公就怎么治国有过交流、对话。

总而言之,《孟子》有七章提到滕文公,可以编成一个故事。滕文公从做太子,到他父亲死,再到他正式继位,然后做诸侯,它们构成了滕文公与孟子交往的历史^①。我们如果有心写一篇孟子与滕文公交往的文章,把《梁惠王》2·13至2·15以及《滕文公》的5·1至5·4加在一起,就可以写成一篇滕文公小传。有心人可以去做这样的工作。

滕文公为什么值得我们今天特别地讲?因为我读《孟子》,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:孟子无论跟哪一个诸侯交流,无论怎么劝他行仁政,就是没有诸侯真正按照孟子说的去做;只有一个例外,就是滕文公。也就是说,跟孟子虚虚实实交往的十个诸侯中,只

① 4·6讲孟子到滕国参加丧礼,是谁的丧礼呢?明代季本的《孟子事迹图谱》认为孟子此次到滕国是去参加滕文公的丧礼,《孟子正义》卷八评价季本的这一观点说:“事虽无据,可存以备参考。或谓即滕定公之丧,则谬矣。”([清]焦循撰,沈文倬点校:《孟子正义》上册,中华书局1987年版,第274页。)据《孟子外书·文说》记载:“滕文公卒,葬有日矣。天大雨雪,及牛目。群臣请弛期,太子不许。惠子谏曰:‘昔者王季葬涡山之尾,桀水啮其墓,见棺之前和。文王曰:“先君欲见群臣百姓矣。”乃出为帐,三日后葬。今先公欲小留而抚社稷,故使雪甚,弛期而更为日,此文王之志也。’孟子曰:‘礼也。’”([宋]熙时子注:《孟子外书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32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,第379页上栏。)《孟子外书》这段文字,又见于《艺文类聚》卷二《天部下·雪》(参见[唐]欧阳询撰,汪绍楹校:《艺文类聚(附索引)》上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,第22页)。我们说孟子是滕文公后半生的见证人,一点也不为过。

有滕文公一个人是真心实意地按照孟子说的，去做了孟子理想当中所要求的那些事情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滕文公在孟子王道理念的发展史上，在孟子王道理念实践的历史上，是一个特别的例外。

只有滕文公听了孟子的话，只有滕文公把孟子的话当成一回事，而且落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，落实到自己的治国理念当中。所以，滕文公是孟子的知己。我们常说：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假设我们回到孟子的时代，听听孟子讲他的政治交往史，讲他与诸侯的交流史，孟子肯定会由衷地说：在这么多人当中，只有滕文公是理解我的，而且真正能够照我说的去做。

滕文公是孟子的知己，孟子是滕文公的知己。我们今天讲《滕文公》篇，滕文公能不能成为我们的知己呢？孟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知己呢？假定把我们变换成不同的身份——比如你是一个学者，你是一个官员，你是一个企业家，你是一个父亲，你是一个儿子——变换成不同的身份后，滕文公怎么成为我们的知己，孟子怎么成为我们的知己呢？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好好思量的。

上面是讲《滕文公》篇这个题目怎么解，或者叫作解题。下面我们开始讲5·1。

5·1 滕文公为世子，将之楚，过宋而见孟子。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。

世子自楚反，复见孟子。孟子曰：“世子疑吾言乎？夫道一而已矣。成覿谓齐景公曰：‘彼，丈夫也；我，丈夫也；吾何畏彼哉？’颜渊曰：‘舜，何人也？予，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。’公明仪

曰：‘文王，我师也；周公岂欺我哉？’今滕，绝长补短，将五十里也，犹可以为善国。《书》曰：‘若药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’”

5·1 的第一句话是“滕文公为世子”。刚才讲了滕文公在《孟子》中出现过，2·13 至 2·15 是讲滕文公已经做了诸侯之后跟孟子进行交流。现在，是滕文公“为世子”的时候。世子就是太子，王位的法定接班人。

滕文公还在做太子的时候，有一次肩负国家使命，从北往南到楚国去——“将之楚”。从北往南到楚国要经过一个地方，就是宋国，所以“过宋而见孟子”。这个宋国，我们要特别了解一下。

第一点，人们以前说宋国的首都在商丘。假定宋国的首都在商丘，滕文公从滕国到楚国去，是不是一定要拐到商丘那边？这点我们要注意。有人考证：滕文公“过宋而见孟子”，这个宋——它的首都已经不在商丘，而是在今天的江苏徐州^①。宋国的首都已经从河南的商丘迁到江苏的徐州，所以孟子与滕文公才能在宋国见面。宋国的地理位置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

第二点，我们讲《滕文公》篇，要特别注意滕国、宋国都是两个小国家。滕文公作为一个小国的君主，能够按照孟子所讲的去做。宋国也是个小国家，他们国家的君王就没有按照孟子所讲的去做。所以宋国值得注意，后面讲的《滕文公下》6·5, 6·6, 6·8 就涉及很多与宋国有关的情况。

① 参见杨伯峻译注：《孟子译注》，中华书局 2010 年版，第 103 页。

滕国与宋国都是小国家。小国的政治学是战国时代最让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一个问题。因为像孟子这样的知识分子,你要让齐国、楚国那样的大国按照你的观点去做,难度可能比较大;相应地,让滕国、宋国这样的小国家接受你的理念,接受你的主张,那就不是特别难。

以上是一个铺垫。滕文公做太子的时候,带着政治使命或者外交任务要到楚国去。他经过宋国,在那里见到孟子。孟子跟滕文公讲了些什么?就是下面这句名言:“孟子道性善,言必称尧舜。”

先看“孟子道性善”。“性善”这个词,《孟子》中一共出现三次,第一次就是在这里出现的^①。我们讲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,孟子是性善论的提倡者。孟子讲性善这个理念,3·6已经有所涉及。这里讲性善,它的基本含义是:人的本性是善良的。我们理解性善,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:第一个层面是性本善,第二个层面是性向善。第一个是“本来”的“本”,第二个是“方向”的“向”:性本善,性向善。我们的本性,我们的人性,在本来的意义上是善良的。这是孟子为人性所做的本体设定,所以叫作性本善。性向善,是孟子相信我们的人性在我们人生的发展历程当中,它是有方向的。这个方向,就是朝着善良的方向前进。所以,性善论包括性本善与性向善两个方面。只有在本体上确定了我们的本性是善良的,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把善良当成我们的

① 另两次均见11·6,但只有第一、三次的“性善”具备孟子性善论的思想意义。

方向,并且在这个方向的指引下不断地经历我们的人生本身。这就是性善的含义。

再看“言必称尧舜”。尧、舜,大家都知道。尧、舜是孟子所理解的中国人类史上最早、最著名的两位君王。“尧舜”——我们大多视作一体,把它作为内圣外王之道的典范;也可以分开来看。因为孟子对于尧、对于舜的讨论,其实有不同的侧面:对于尧,主要是立足于他的外王的一面,就是立足于他的政治的一面;对于舜,主要是立足于他的内圣的一面,就是立足于他的生活的一面。所以合起来,叫作“尧舜之道”。如果我们具体做研究,可以看到孟子对尧是从外王的层面讲得多,对舜是从内圣的层面讲得多^①。孟子也是有侧重点的。

这是5·1的第一小段。滕文公要到楚国去,在宋国见到孟子。孟子跟他讲了性善,讲了尧、舜。然后,滕文公就到楚国去了。现在,“世子自楚反,复见孟子”。滕文公从楚国回来了,又回到宋国,又见到孟子。孟子下面讲了一段话,很有意思。

“孟子曰:‘世子疑吾言乎?’”太子,你怀疑我上次对你讲的吗?孟子为什么第二次见面就这样问滕文公?这是因为“孟子道性善,言必称尧舜”,在战国那个时候是格调比较高、立义比较高的言论。这种言论当时并不为很多人认可,而且被认为对于富国强兵不可能产生实际作用。

滕文公本来是公子哥,喜欢骑骑马、射射箭、打打猎,并不喜

^① 参见杨海文:《〈孟子〉末章与儒家道统论》,《国学学刊》2012年第2期,第66~69页。

欢多想、多思考。但是，滕文公在宋国这个地方见到孟子，孟子对他讲了一番话，让他的心里有了一些想法，开始想做一个好君主。所以他从楚国回来后，又来见了孟子。孟子对他说：你不要怀疑我对你讲的。为什么呢？“夫道一而已矣。”“道一”就是这个大道，它本来不复杂，它是很简单的。只要你真心实意、坚决地按照道的方式去做，你就能够把道的内涵、道的力量体现出来。“夫道一而已矣”，道就是这么简单，道一点都不复杂。

孟子怎么诠释这个道？他列举了三个人说的话。

一个是成睨对齐景公说的。齐景公这个人物在《孟子》中讲得很多，我们要注意。“成睨谓齐景公曰：‘彼，丈夫也；我，丈夫也；吾何畏彼哉？’”他是个丈夫，我也是个丈夫，我为什么要怕他呢？“丈夫”这个概念跟6·2的“大丈夫”是一脉相传的。

一个是颜渊说的。“颜渊曰：‘舜，何人也？予，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。’”颜渊说：舜是怎么样的人呢？我又是怎么样的人呢？凡是有所作为的，都应当像舜那样。

一个是公明仪说的。“公明仪曰：‘文王，我师也；周公岂欺我哉？’”公明仪这个人值得注意，因为他是曾子的弟子。我们知道“四书”包括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四部典籍。《论语》是孔子的，《大学》是曾子的，《中庸》是子思的，《孟子》是孟子的。《滕文公》篇多次提到曾子，以及曾子的学生公明仪。它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在孟子思想形成的某个阶段上，受到曾子的影响特别大，受到《大学》的影响特别大。孟子受曾子的影响特别大，主要体现在孝道这个方面。我们通常说《孝经》是曾子写的。

《滕文公》篇讲孝特别多，这是孟子受曾子影响大的体现^①。他经常把曾子的学生公明仪拿出来说话。公明仪这里说：文王是我的老师，周公怎么会欺骗我呢？

孟子引了成颢的话，引了颜渊的话，又引了公明仪的话。一句话，他要告诉滕文公——虽然你现在还是太子，但你一定要立志，立下一个志向^②。滕文公觉得我们滕国是个小国家，我父亲滕定公治国也不怎么得力。滕文公平时又不好好学习，但见了孟子之后，他想励精图治，想把滕国这个小国建设为一个好的国家，所以，孟子首先对滕文公说：你要立志！你看看别人也是人，他为什么能做成这样？舜为什么能够成为圣人，你为什么不能够？文王就是我们的老师，文王的儿子周公也是不会欺骗我们的。孟子引成颢谓齐景公曰，引颜渊曰，引公明仪曰，都是为了让滕文公立下做一个好人、做一个好国君的志向。

在宋国，滕文公可能对孟子交代过滕国的一些困境。比如，它的力量比较小，要变成一个强国好像很难。孟子就说：“今滕，绝长补短，将五十里也，犹可以为善国。”^③你们滕国的确是个小国家。但是，如果你把这个小国家拼成正方形，每个边长也会有

① 《孟子外书·孝经》引孟子曰：“《孝经》者，曾子传于孔子，诸弟子不得而闻也。”（[宋]熙时子注：《孟子外书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32册，第380页上栏。）

② 孟子有“立志”的说法：“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”（10·1，14·15）

③ 今天，滕州有以“善国”命名的街道，“善国”成了滕州人民引以为豪的地方名片。

50 里。大概是今天的滕州这样大。像滕国这样一个小国家、这样一个小地方,如果你精心打理,好好去做,你就可以把滕国建设为一个好国家。

5·1 的最后,孟子引了《尚书》的一句话,“《书》曰:‘若药不瞑眩,厥疾不瘳。’”意思是说:假设我们生病了,我们是要吃药的。我们把这个药吃下去,假设不吃得全身都发抖,全身都翻江倒海,整个身体结构都改变一次,病是不可能好的。药与毒是密切相关的,是药三分毒。我们经常说,良药是苦口的;而且,也只有苦口的良药,才能药到病除。所以,孟子这里已经为 5·2 与 5·3 埋下伏笔。

滕文公还在做太子。他看到自己的滕国很小,国力很弱。他希望继位之后,把滕国建设为一个好的国家。但是,他苦于没有方法。现在,孟子在宋国首先让滕文公立下了做一个好人、做一个好国君的志向。孟子又埋下伏笔,讲良药是苦口的。你如果只想轻飘飘地、毫不费力地就把滕国这样一个国家建设好,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必须痛下决心,有破釜沉舟的决心,有这个胆略,你才能把滕国建设好。所以,孟子引了“若药不瞑眩,厥疾不瘳”。这句话把药提了出来,这是画龙点睛之笔,为以后的 5·2 和 5·3 埋下了伏笔。

5·1 描绘了这样的场景:在宋国,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,滕文公与孟子见面了。然后,孟子对他讲了性善,讲了尧舜。滕文公从楚国回来后,又跟孟子有一次见面。孟子引了很多古人的话,比如成颢的话、颜渊的话、公明仪的话,要滕文公立下志愿,一定要把滕国建设成为一个好国家。即使滕国很小,也是能够把它

治理好的。而且，孟子把良药苦口、是药三分毒这样的意思都讲了出来，就是激励滕文公必须有这样的胆略，下这样的决心，才能把事情做好。

这个时候，滕文公还是太子，还是王位的接班人。现在，滕文公慢慢长大了。儿子长大了，父亲就年老了。岁月慢慢地过去，滕文公的父亲滕定公过世了。滕定公一过世，我们也必须由5·1转到5·2。下面就讲5·2。

5·2 滕定公薨，世子谓然友曰：“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，于心终不忘。今也不幸至于大故，吾欲使子问于孟子，然后行事。”

然友之邹问于孟子。

孟子曰：“不亦善乎！亲丧，固所自尽也。曾子曰：‘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，可谓孝矣。’诸侯之礼，吾未之学也；虽然，吾尝闻之矣。三年之丧，齐疏之服，饘粥之食，自天子达于庶人，三代共之。”

然友反命，定为三年之丧。父兄百官皆不欲，曰：“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，至于子之身而反之，不可。且《志》曰：‘丧祭从先祖。’曰：‘吾有所受之也。’”

谓然友曰：“吾他日未尝学问，好驰马试剑。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，恐其不能尽于大事，子为我问孟子！”

然友复之邹问孟子。

孟子曰：“然；不可以他求者也。孔子曰：‘君薨，听于冢宰，歠粥，面深墨，即位而哭，百官有司莫敢不哀，先之也。’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君子之德，风也；小人之德，草也。草尚之

风，必偃。是在世子。”

然友反命。

世子曰：“然；是诚在我。”

五月居庐，未有命戒。百官族人可，谓曰知。及至葬，四方来观之，颜色之戚，哭泣之哀，吊者大悦。

5·2 说，“滕定公薨”。古人对于死亡的表达，有不同的词汇。天子、诸侯死了，不能叫作死，而是叫作薨。滕定公死了，滕文公继位。但是，父亲死了以后，马上面临的一件大事是丧事怎么办。滕文公想起以前在宋国跟孟子见面的场景。当年在宋国，孟子跟滕文公有过很多交流，让滕文公感觉到孟子有泰山岩岩之气象，同时又有很多治国安邦的好方法。滕文公看到自己的父亲已经过世，自己马上要接掌这个国家，而当前的一件事就是怎么办好父亲的丧事。这个时候，他想到了孟子。

“世子谓然友曰”，滕文公对然友说。然友是滕文公的老师，因为任何一个太子都必须接受教育。《孟子》有 4.5 万字（计空格，含标点符号），那它到底涉及多少实名人物呢？与孟子同时代的人物，《孟子》有记载的，就有七十多人；跟孟子交往过的诸侯虚虚实实只有 10 人，他的学生不到 20 人，这些加起来算是 30 人；有过交往的其他人是 40 人左右，比如然友、毕战。《孟子》涉及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很少，从最早的尧舜时代到最近的战国，就是两百多人。有了这个理念、这些具体数字之后，我们读《孟子》，就可以读得有现场感。

“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，于心终不忘。”世子对然友讲：过